

女人帮 之

# 大爱晚成

金陵雪·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女人帮 之

# 大爱晚成

金陵雪·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爱晚成/金陵雪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074 - 2002 - 9

I. 大…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926 号

---

策 划	王 立
责 任 编 辑	王月芳 唐 浒 黄 冀 张丽静 冯 倩
封 面 设 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阮中强 杨冬梅
出 版 发 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 40 号 (邮编 100039)
网 址	www. citypress. cn
电 话	(010) 63275378 (营销策划中心)
传 真	(010) 63489791 (营销策划中心)
总 编 室 信 箱	citypress@sina. com 电话: (010) 52732057
投 稿 信 箱	world66@263. net (营销策划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98 千字 印张 11. 5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 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52732057

肆意挥霍的青春,张扬的热情。

当年的坚持还在吗?

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大爱。

等待吧,

等待下一个美好到来!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如果相亲时遇到绝色	1
第二章	天差地落,起承转合	20
第三章	卓开之花	38
第四章	先撩者贱	54
第五章	珍爱生命,远离薛葵	72
第六章	江东方的噩梦	85
第七章	求求你,带我离开这里	111
第八章	寂寞的海葵	126
第九章	你怎敢说你不爱我?	144
第十章	要笑得无懈可击	163
第十一章	只是没有得到你,始终是一种缺憾	184
第十二章	被动还击的生物	199

第十三章	大力神同破冰者	219
第十四章	仗义每多屠狗辈	239
第十五章	负心多是读书人	262
第十六章	我已经被你打回原形了	274
第十七章	安可。葵，安可	295
第十八章	不卖笑，不求荣，不嫁你！终身不渝！	309
第十九章	这次来真的	324
第二十章	大爱晚成	340



## 第一章 如果相亲时遇到绝色

如果相亲时遇到绝色……

“呸！”

张寒的回答向来言简意赅，她常说薛葵空长了个聪明脑袋，眼光太低，凡是五官齐整的男人，她都认为不错。

“醒醒，醒醒。”

叶澜澜更是一针见血：在研究所待了十年，久不见潘安，便觉公猪美。

薛葵想想也是，绝色还用得着相亲？

卓主任的原话是这样的：“小薛呀，我这个侄子长得不错，就是没什么文化，不瞒你说，大学没读完就出来做事了。”

大学肄业又如何?! 如果按照许达的逻辑——男方的学位一定要高于女方——那么她薛葵就得去骗个博士后回来做老公，还得赶在她读博后之前。“没什么，只要聊得来。其实我这个人挺肤浅。”

她二十岁之后就知道在人际交往中，适当的自嘲往往比吹捧来得有效。无论是在格陵大学的生物药理实验室，还是在格陵生物药理所，百试百灵。再加上老娘时时耳提面命“胆大心细脸皮厚，手脚勤快嘴要甜”，薛葵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飞跃，一点不适应也无。

卓红莉也确实属意她的绿色无公害，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一般，令人

安心。她不喜欢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睥睨一切的眼神。薛葵刚来共享设备中心报到的时候，素面朝天，架副眼镜，提着电脑包站在膜片钳实验室门口，恭恭敬敬地挨个打招呼，嗓门不震人，但中气十足，同她在半年前的饭局上见着的那个女学生一模一样。

那时薛葵的导师孟文祥七十大寿，谢伊夫在外出差，无法分身，命她出席应酬。孟文祥是生物药理这块的老专家，门生一群群坐了十几桌，多数已经混得风生水起，带着徒孙来拜寿。孟文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先是挑了几个炫耀了一番，又讲起手上几个大项目，直夸许达和江东方两个是人才。既然是人才，自然就要庸才做陪衬，这抱怨就源自于某人顺口带出来的一句。

“记得江东方刚进实验室的时候，是薛葵带他。”

“别提她，一提她我就来气。白培养了这么多年，就业志向居然是管大型仪器。”

不过这抱怨相对前面的排场显得十分微不足道，卓红莉也没放在心里。后来弟子们轮番来敬酒，孟文祥也有些醉意了，指着其中一个对她说：“就这个，做了两年课题组长，现在告诉我想去你们所里管膜片钳，你说气人不气人？”

他的语气真是有些发火，手底下好几个小老板，包括刚刚留校的许达，就陪着笑来圆场。

“女孩子嘛，没什么事业心——薛葵，还不快和孟老师喝一杯。”

薛葵身后头还跟着一大堆女学生结伴儿来敬酒，独独她腰板儿直，站在最前面，就成了箭靶。许达劈手夺了她的酒杯，倒得满溢。江东方看不是事儿，想要站起来替她挡一挡，被许达一巴掌打了回去：“实验能帮忙做，酒不能帮忙喝！你是师弟还是男朋友啊？”

全场皆笑倒，江东方面红耳赤如同面前那杯红酒。孟文祥也微微笑着，薛葵趁机就把酒敬上了，言简意赅：“孟老师，我敬您。”

一仰脖，她就干了。孟文祥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后来薛葵同众女生



又挨个敬了一圈，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卓红莉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谢伊夫是生物药理所的名誉所长，她管着共享仪器这一摊，孟文祥当着她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不是没有深意的。后来薛葵的简历投到了所里，她二话没说，就要了。

其实工作了薛葵和她在饭局上看到的并不一样，在孟文祥实验室那边，她仿佛一条活泼的鱼似的直摆尾，到了新的水域难免有点闷。但工作上她一点也不含糊，来了才一个多星期，正赶上一个教授的基金项目中期评估，学生玩了命地补实验，天天拖到晚上八九点还在测膜电位。她们共享中心完全可以强硬一点，六点准时关仪器，但薛葵毫无怨言，反过来安慰那个因为数据重复不出来而急得直挠墙的学生。

“这算什么？我当年测荧光值，几百个管子加过去，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了。那比这更不稳定。”

“薛老师，您真夸张。”

“怎么，你挠墙不夸张，我泪流满面就夸张了？”

“哎！我都博二了，再没文章咋毕业呀？！”

“同学，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发文章这事儿，有惊，无险。我都能毕业，你也一定行。”

她总是这样温言软语地劝慰那些做实验的学生。有一次，卓红莉问她为什么读了博士却想做技术员，她的回答倒是很爽快。

“我没多少想法，不适合搞科研。况且我以为管共享仪器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虽然这样说，她从不曾消极怠工，无论工作到多晚，早上都能准时出现在实验室，只是有时面色发青，憔悴苍白。

后来熟了，卓红莉就问她这样工作难道不怕没时间陪男朋友？

“我没有男朋友。”

“没谈过？”

“嗯。”她回答卓红莉的时候正在聚精会神地往培养皿里挑细胞，

所以十分简短。

卓红莉有点替她可惜：“抓紧哪。你年纪也不小了。”

“没事儿，我妈常说一个萝卜一个坑。随缘吧。”

说着，她的眼睛从显微镜上移开，咧嘴冲卓红莉一笑：“而且我这生活圈子太小了，难得认识什么人。我也不想找搞生物的，有点近亲结婚的意思。”

卓红莉心里就这么一动：“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薛葵对于相亲充满好奇，丝毫不觉得一个女人到了这种地步是多么可悲。相亲不就是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吃完了，变路人，也许成友人或恋人。那种因为一次见面就结下滔天仇怨的，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

到了金碧辉西餐厅，领餐员引她到窗边预定的座位，已经有个穿黑色T恤的男子在那里坐定。她还不由得忐忑了一秒——以她的作息习惯，不可能迟到哇。卓正扬一抬眼，便把薛葵煞到了八九分。

其实有很多因素：一来灯光太柔和；二来她刚刚在实验里拿到了不错的数据；三来叶澜澜那个恶俗的潘安公猪之喻，促使他长了一张让薛葵心潮澎湃的脸，连卓红莉先前的铺陈都没有削弱他一分一毫的风采。

即使他没刮胡子就出来了。呃……另外T恤在相亲场合是正装么？那她又何苦梳公主头穿雪纺裙配大胸花？

“对不起，我迟到了。”薛葵别的本事没有，自知自明还是有的。这一眼看上去就是留给美女的货色，知道成不了，她反而落落大方起来，心想卓主任真是抬爱，侄子有如此出色的皮囊还怕找不到女朋友。

转念一想，貌似近年都流行中性美，他这种健康肤色和气质只怕市场有限。

卓正扬无须抬腕看时间就知道她根本就是踩着点出现的：“哪里有迟到，很准时。”

他不喜欢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无论男女，一视同仁。作为卓开的老板，他总有求人的时候，但作为卓红安的儿子，谁也不敢让他等。他和展开自立门户三年有余，人脉越集越广，想要提携他的，想要被他提携的，个个被虐到没有脾气，从头学起。

“是吗？看来我的表还挺准。”薛葵报以公式化微笑，“我争取不迟到。等人很无聊。”

卓正扬没接话。他不是不知道客套的说辞，但面对薛葵，他实在说不出“你很漂亮”。

她的胸针大红大绿，极其恶俗；雪纺只适合个头娇小或者骨格灵秀的女孩子，她完全穿错；发型难免有装嫩的嫌疑；电脑包沉甸甸地放在一旁……种种失当不胜枚举。

他只有过辛媛一个女朋友，挑剔的天性是家族遗传——他老爹卓红安离婚多年，没有找过其他女人。卓红莉，他姑姑，也就是今天这场相亲的策划人，私底下是这样对他说的。

“薛葵比你小四岁，刚刚二十七，端庄，温和；最难得是一直读书读上来的，家庭背景单纯，一毕业就招进所里做技术员，她工作这段日子，我一直注意她。这姑娘老实本分又不失风趣，你太闷了，找个互补正好。”

姑姑不是不知道他大学肄业，如今安排个女博士来相亲，不知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可你不能期盼一个女性长辈除了盯着你的感情问题还能盯点别的。他和辛媛一分手，姑姑就介绍了无数女孩子给他。想卓红莉也算眼光毒辣，否则当年不会力排众议下嫁鳏居的臭老九。如今风光无限的院士夫人送来一个这么滑稽的，他反而没了脾气。

薛葵见他不说话，便知这如同武侠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不待此招变老，须得变换话题了：“你点餐了吗？”

卓正扬摇摇头，隔着桌子把菜谱推到她面前。薛葵也不推辞，随即按了点餐铃。

“我要招牌意面。你呢？”

“一样。”

双方都是怕点菜时扭扭捏捏又有诸多要求的人，够爽快。

旁边一桌是年轻父母带着小女儿吃饭，小姑娘粉嘟嘟一团，穿了一件白色紧身衣，罩绿色无袖纱裙，显得胳膊一截截地如同莲藕般白嫩。服务员续水时，不慎泼上去，纱衣湿了半边，年轻的妈妈赶紧要女儿把纱裙脱下来。小姑娘在座位上扭来扭去，尖叫着不许她剥自己的衣裳，分贝惊人。

卓正扬也被叫声给吸引过去，见薛葵望得出了神，但表情并无厌意。

年轻父亲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耗尽，压低了声音厉声呵斥。经理拿条大毛巾赶了过来，对那小姑娘柔声道：“小朋友，叔叔带你和你妈妈去员工换衣间，那里有吹风机。没有人会看见，好不好？”

小姑娘立刻安静下来，裹着毛巾，乖乖地跟着走了。薛葵释怀——越是小姑娘，越希望被当作淑女来对待，怎可当众除衫？想起自己还在相亲，于是主动开口。

“卓先生做哪行？”

她并非天生喜欢热闹喧哗，也并非天生风趣幽默，只是扎在人堆里总自觉有义务暖场。如非必要，她并不喜欢和两个以上的人一起吃饭，因为太累。其他人在品尝美味，她的大脑却在疯狂运转，要找到三两个话题来填补空白，久而久之，就成了个中高手。

“改装车。”卓正扬的回答很简单。

“改装车？是不是做翻斗、大卡、消防车、洒水车、救护车之类的特型车种？”

卓正扬觉得有些意外，他凡是和外行说到自己的行业，十个有九个以为做的是赛车改装，接着还要问他是不是赛车手，又或者大谈 F1，无数诡异的问题都问得出来。

“不错。”他终于露出了今晚的第一个表情——赞赏，“没想到你也懂。”

“我爸也做这行，”薛葵心想这谬赞可不能心安理得地收了，“所以知道一点。不过也就这一点。”

她所言非虚，薛海光和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生了薛葵这个女儿，凡是有轮子的东西都不会骑，包括汽车，一坐上驾驶座就觉得没法平衡。

“令尊叫什么名字？”卓正扬开始思索这一行里面有没有薛姓长辈。

“薛海光。”

“……不认识。”

“认识才怪，只是替人打工而已。”

不知为何他有点厌烦她的笑容。姑姑说她是个人亲切而风趣的人，但这笑容下面是多么明显的疏离。

“哪家公司？”这回变成他问她答了。

“姬水玉龙。”

姬水玉龙他知道，远星的重卡生产基地，沈玉龙白手起家，国企改革时捡了个大便宜，现在也算风生水起。

他在思索沈玉龙的时候，薛葵在想：得，这个话题又老了。那接下来谈什么呢？这人长得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怎么可能主动挑起话头？

况且她虽然口口声声说不找同行谈朋友，但也实在厌烦了外行在听说她是生物专业时必问何为克隆羊，有思想的会问转基因食物到底会不会影响健康，最近比较流行黄禹锡丑闻。

不过如果他开口，她倒很愿意浅显易懂地讲讲，并赠送三两个小笑话，非常适合饭前开胃。

但卓正扬已经心不在焉。

沈玉龙上次来格陵，通过辛媛和他见面，表示想发展卓开这边的业务，因为卓开这边的底盘价格比远星低——他已经不满足于做远星的下属工厂了。

卓正扬虽然知道沈玉龙是何老一手提携，不该挖他墙脚，但也不免有些心动。凭着展开的公关能力，卓开并不愁订单，只是同家里和银行借的钱就那么多，生产力跟不上。

如果和姬水玉龙合作，无疑是个双赢的格局。

但是辛媛现在已经投靠远星。沈玉龙毕竟没和他签订合同。卓开简直就好像先天不足的婴儿，放在育儿箱里，又突然被断了电。

卓正扬不作声的时候表情是极臭的，这让薛葵更加坐立不安。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冷场。冷场能把一个人的尴尬清清楚楚地摆到台面上，有碍观瞻。幸好金碧辉上菜极快，两份海鲜起司烩意面很快就送上来了。

薛葵一直在节食，如非必要的应酬，晚上胃口极小，又摊上这尴尬到死的局面，更是没有食欲。

她挫败地吃一口，停一会儿。而卓正扬胃口不错，当展开来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快吃完了。

当确定铃声是来自于卓正扬的电话时，薛葵如释重负又略感失望地放下了刀叉。

“远星刚刚发布了大力神系列车型。”展开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沉闷，“辛媛站在何祺华身边，十分风骚，看来转正不远。”

这是早就预料到的结局。

只是冷不丁听展开说出来，眼前风景，包括那个过分礼貌的女技术员，突然都变得冷漠而又滑稽。

“底盘型号？”

“军用重型八乘八，按六乘六的价位计算成本。哼，要踩死卓开，何必如此大手笔？！”

这是要以本伤人。卓正扬突然觉得一阵恶心。当年将他和展开带入这行的就是何老，他们决定出来单打独斗，最支持的也是何老，若是他也不可信，这世上还可信谁？

“正扬，咱们去喝酒吧。”展开真不愧是天字号第一快活公子，瞬间已经卸下包袱，“你我挑女人的眼光虽然很糟，至少还晓得哪里有好酒可喝。”

卓正扬关上电话，对面的薛葵也突然挺直背脊，如同一开始那样公式化地微笑起来。

“很抱歉，有点急事……”他还没说完，薛葵就十分体贴而诚恳地替他说下去了：“我已经吃好了。”

“我要立刻赶去厂里。”

“没关系。哈哈，只是我自认为长得不难看。”

她自嘲地快速说完，就按铃召服务员，唇角始终保持一个弧度。卓正扬心事重重，没注意她的语带机关，只注意到她面前的食物没有动过。

“要叫服务员过来打包么？”

“好的。”

与其说辛媛背叛了他，不如说辛媛背叛了卓开；与其说辛媛投靠了何老，不如说辛媛投靠了远星。而后者才是他愤怒的根源。但如果真是因此而怒，又正好应了辛媛离开时说的那句话。

“卓开，卓开，卓开有我的名字吗？卓开和我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卓正扬，是你欠我。大力神的设计图就算分手礼物。拜拜。”

薛葵提着电脑包和餐盒，在金碧辉的门口和卓正扬作别。

“谢谢你的晚餐。”

“不客气。你去哪？”

“回宿舍。”

“我送你。”

这话客套过了头，薛葵立刻谢绝：“我们两个不同路。”

于是就地分割清楚，一人转左，一人转右，均有一种解脱了的轻松。薛葵走出了几十米，回过头去看卓正扬，他在人群里，越来越远，远到看不清楚了。

他没看中她，这是情理之中；不过有些黯然，倒是意料之外。

她继续走，一面走一面掏出电话来。

“妈妈。”

“哎哟，我的小葵！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

“那是相当的好呀。”

“真的呀？怎么个好法？”

“除了有点邈邈之外，整个人很沉稳，眼睛看起来很聪明。”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你们吃完了？他没送你回家？”

“人家没看中你姑娘我呀。说了不到十句话，就来了个救命急电给他。如今你姑娘我正越走越离研究所越远哪。”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要过街去拿车，我不想和他同一个方向，很尴尬。”

“傻姑娘！别灰心，大不了我和你爸上公园逮个更好的回来！”

“那我宁愿近亲结婚。”

“什么?!”

“唉，算了。问爸爸好，你们要注意身体。”

“你也是。”

薛葵挂上电话，又吐了一口气，把心中的郁结都驱走。这口气还没叹完呢，突然从身侧掠过一阵疾风，慢慢减速贴近的飞车党野蛮地伸出手，她的手机，她的电脑包，转眼就被抢走。

“喂！……”



眼看得手，飞车党立刻加大马力，一溜烟远去。上一秒她还是穿雪纺的淑女，现在却只剩了一盒意面抓在手里，哭都哭不出来。

谢伊夫对妻子乱点鸳鸯谱的做法十分不满：“你也不想想红安他们家是个什么情况，怎么能随便给正扬介绍对象?!”

卓红莉年轻的时候是很爱对这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丈夫撒娇的，但是现在人老了，做不出肉麻的事情，而且谢伊夫是地位越高脾气越大，磨尽了她与生俱来的娇骄二气。“怎么算是随便？小薛人还不错。你要找门当户对，放眼整个格陵市，有吗？”

谢伊夫冷哼了一声。卓红安虽然是他的大舅子，但他有股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政客素来两看两相厌：“一个大学没毕业，一个是博士，这能有共同语言吗？”

“小薛为人随和，又风趣……”

“别找借口。”

“辛媛走了之后正扬总是和展开混在一起，我担心……”

“乱操心!”谢伊夫这下子怒了。他一向是个刻板的人，听不得这些违反道德伦常的话。卓红莉嫁给他三十多年，从娇妻到老伴，但二十岁的差距始终没变，他一直都是父亲的姿态更多一些。

“你要是闲得没事干，家敏就快生了，你干脆内退，回来带孩子。就这么说定了。”

卓红莉正在给他冲人参茶，听了这话，一股怒气直冲头顶。

谢家敏是谢伊夫和前妻生的女儿，神神叨叨的女孩子，三十多岁没结婚，一直在美国读书，年前突然回来，携个希腊老公，很明显的奉子成婚。谢伊夫还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家敏事业家庭终于都全了。而她只不过是给正扬介绍了个对象——正扬还是她卓家的人呢——谢伊夫就气成这样，根本就是借题发挥。

“你就是气我当初没把家敏介绍给正扬。”卓红莉把茶送进书房，